漢書

一三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爲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芻藁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

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
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
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
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
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塡天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乃下
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
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
布反東擊荊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為
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

爲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乏資以畫奸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爲計策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澤大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爲與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張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延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

故夲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奬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

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師古曰觖音決）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紿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旣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

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也前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郢人等所以告之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

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為布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填音竹刃反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

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爲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煑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

王慍師古曰慍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

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朝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孼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孼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

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爲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爲姦非宮中也服舍謂居喪之次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

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穅及米師古曰狧古舐字舐用舌食也蓋以犬爲喻也言初舐穅遂至食米也舐音食爾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村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絫

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絫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大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皃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翶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

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
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
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
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
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
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
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
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

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爲事業）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敬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

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越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以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爲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

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

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謫以故反名為西共

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爲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諭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師古曰言意一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

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己利於吳爲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他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

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閒候司馬（孟康曰行伍閒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閒或為候或為司馬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殽亂天下錢）稱

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

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辟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辟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濞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

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紿吳王師古曰紿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之不聽漢將

弓高侯穨當遺王書師古曰韓頹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處音昌汝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茍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

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師古曰圖謀也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甾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跡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觖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吳王擅山海

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荆燕吳傳第五

楚元王傳第六　班固　漢書三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

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别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爲代王長子肥爲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爲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家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羮盡轑釜服虔曰音勞轑轢也師古曰以勺轢釜令爲聲也轢音洛又音歷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羮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

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元王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卒終也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爲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辟文帝乃

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埶爲宛朐侯〔師古曰埶古執字〕調爲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晉胡電反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

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舂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吴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絶吴楚糧道士飢吴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巳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三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以爲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留京師

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闢彊讀曰疆解在文紀〕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以在京師供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太夫人薨賜塋〔師古曰塋冢地謂爲界域塋音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屬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

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德字路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妻死大將

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怨望也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譚寃訴故云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己意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

産過百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僞黃金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妄訟子爲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爲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爲勝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爲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從力是時

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蟜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師古曰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

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

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 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師古曰貰謂緩恕其罪也]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灾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

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師古曰興謂改作憲章〕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師古曰殆近也〕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

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
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
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
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
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
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
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
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其罪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
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
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

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甽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為一畝甽音工犬反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況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杼謂引而泄之也杼音食汝反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遝聚積之皃遝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大祖之雝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也而歌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麰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貽同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麰音牟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背異之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歙歙然患其上訿訿然不供職各失臣節其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爲刺也歙音翕訿音紫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師古曰橈屈也不爲衆曲而自屈也橈音女教反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黽勉從事也嗸嗸衆聲也言己黽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愬嗸嗸然也嗸音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爲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鞫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乂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各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之人何為曾莫創乂也憯音千感反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己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雋禍甚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幽王見殺師古曰爲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

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日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山陵崩阤二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阤下頹也音文爾反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火

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鄋瞞之種鄋音搜瞞音末安反 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蜮短尾狐也鶂水鳥也蜚負蠜也鶂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鸜音劬鵒音欲 晝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閒樹雨音于具反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 八

月殺菽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大雨雹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雨雪雷霆失序相乘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靁古雷字也霆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水旱饑蝝螽螟螽午並起如淳曰螽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蝝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螽僖十五年八月螽文三年秋雨螽於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螽襄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隱五年九月螟八年九月螟莊六年秋螟皆是也螽即螟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衞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十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魯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二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

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衡反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𨺗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由此觀之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剌音來曷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行反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

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

救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師古曰枉曲也）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師古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麃麃盛也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

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應音彼驕反晛音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檮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己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師古曰一時三月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讇古諂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讙也譁音火瓜反）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師古曰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

(貌慍怒也悄音千小反)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工衡反)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寐反)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絜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

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餘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本也〕思其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言曰詖音彼義

反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師古曰以由也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

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興朝臣齗齗不可光
祿勳何邪師古曰齗齗忿嫉之意也齗音牛斤反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
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
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
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
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
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
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
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

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張晏曰悃誠也愊緻密也師古曰悃愊至誠也悃音口本反愊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衆臣見異（師古曰異灾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晻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

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

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者以別

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咎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日天統謂周十

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祼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於有德喟然歎曰師古曰喟然歎息皃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甿同無知之皃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

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應劭曰斮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爲槨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斮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斮音側略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臧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貴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慼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爲喻也錮音固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壠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壠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列義也晉氏失之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閒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反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延

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閒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非桓魋為石椁奢泰故發以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李奇曰壙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

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出于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

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惽焉[師古曰惽謂不了惑於此事也惽音昏一曰惽古悶字憂病也]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師古曰大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師古曰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

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橅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橅音義皆同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倢伃也）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孼嬖亂亡者（師古曰孼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

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絫世蒙漢厚恩師古曰絫古累字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毎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師古曰孰誰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師古曰衎音口旦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解並在五行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婦當爲政而反大夫爲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衆擁

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託也內爲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爲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

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爲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石山名臣瓚曰冠石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眭孟傳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傳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師古曰皁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也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黜

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古早字）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作壅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紂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日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比頻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賁彖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天失其所建首時爲孟正月爲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

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大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枉矢夜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蚰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師古曰孽災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廷戲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嚮而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弗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

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爲天狗皆祅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肜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

豤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豤豤款誠之意也奸犯也豤音懇奸音干今日食尤屢
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贍反有識長老莫
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
義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
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間讀曰閑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
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
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

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
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
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
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
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以易
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
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
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

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禄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别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

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間音居莧反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

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籩以木曰豆籩音邊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

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

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以久不可得其眞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謂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

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

日依違言不專決也 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 師古曰比合也綴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 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師古曰愈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

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妬道藝之眞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

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
大臣爲衆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出補吏爲河
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
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
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
黄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
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
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
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幾以趣也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

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揔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虖讀曰呼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豈非直諒多

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賛言向直諒多聞可謂益也與讀曰歟

楚元王傳第六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班固　漢書三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師古曰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隕反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止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翣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爲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奩者耳非此之謂也

輂音扶晚反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爲滕令遂號爲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

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以噲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瘳差也痍音夷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

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

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己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

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盎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爲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爲同母異父之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齮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戹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齮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甞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爲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爲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乃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

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布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若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欲傳之萬世今帝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吴楚反時以功封爲鄃侯（蘇林曰鄃音輸清河縣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劒學黄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爲人廉直喜任俠（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廉之趙相趙

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也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

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爲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師古曰毆與驅同言不毆之令戰也毆字從攴攴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

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其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爲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

日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泰出遊數年以官卒曾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爲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搴音騫

今流俗書本改屨謂屢而加典字云身屢典軍非也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僇古戮字也奴僇謂髡鉗爲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五王傳第八　　班固　　漢書三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揔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揔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姒此其例也豈以諸爲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

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卧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

城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師古曰爲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年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衞圍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己之理直與天臨監之）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巳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

取趙之河閒立辟彊是爲河閒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爲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

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景王興居爲

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壁又讀曰闢）賢為菑川王卭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鄜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衞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衞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 師古曰欲申諷諭也 高后兒子畜之 師古曰比之於子也 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師古曰若亦汝也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踈 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踈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穊音冀 非其種者鉏而去之 師古曰以斥諸呂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 師古曰避酒而逃 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

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師古曰爲音于僞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産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謂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平曰師古曰紿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

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爲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

分爲濟南琅邪城陽凡爲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師古曰諭謂曉告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

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者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

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

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

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師古曰放令去勃父以善鼓

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

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

爲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

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

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

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

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黄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年薨子荒王順嗣三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絶成

帝復立雲兒俚爲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絶

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大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

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閔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服虔曰扐音勒扐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

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
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
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
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
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張晏曰趣讀曰促]
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
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
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

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

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

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又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師古曰寖古浸字也寖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立四年國除濟北王志吴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絶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圜謂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六年薨是

爲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産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内反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

永嗣王恭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塡天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班固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傜傜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

事弟一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爲沛丞專督衆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趣向之走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

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說漢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師古曰塡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次下亦同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

識之士姓鮑而爲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

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故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爲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
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
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
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
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
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
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
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

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

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新

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衞衞君非以寵君師古曰恐其爲變故守衞之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師古曰孳字與孜同孜孜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貰賒也貸音土得反於是何從其計上乃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師古曰稾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稾稅也稾音工老反稈音工旱反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慼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爲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師古曰酇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

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師古曰爲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爲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爲酇侯蘇林曰䜌音人足攣躃之攣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爲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

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
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爲吏之豪長也高祖爲沛
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絜也言其在中主知絜清灑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擊胡陵方與師古曰與音房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
名也晉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東下薛擊泗水
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
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
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頴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
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
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遷爲五大夫北

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張晏曰孤卿）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轘

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攻犫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齮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斄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斄音胎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文穎曰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

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内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矦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矦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

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遬古速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鄔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

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爲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爲相居守者）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從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戸世世勿絶參以齊相國擊

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如淳曰蹻𦉍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矦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盍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封賞每在何

後故怨何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改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其下同也從吏惡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才用反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臥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與讀曰歟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師古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治音文吏反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

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

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

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戸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賛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爲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爲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蕭何曹參傳卷第九